

盤洲文集

十五

臨川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八首



荆門軍守廳壁記

官寺有壁記舊矣建旗者棠陰不翦去而聞達故瞻前而法則景慕之心生或咈民流毒則後之人指以為戒地無小不可闕也荆門領縣二長林在唐嘗為基州當陽亦為平州又為玉州無名人典城竹帛所弗載我宋開寶五年始立軍壁凡百有二年而廢廢十五年而復復七十一年矣夫豈無賢否可為龜鑑訪之光沉跡絕而殘碑脫簡與老吏所記僅得數十

臨川集卷第三十二

一

張深

人名氏離離落落如晨星然不書又將湮滅若官稱歲月不可得而悉也中興初僑治四徙攝承者去來不常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律令之守暨再選武臣癖制棘茨驅其狐狸虎狼然後人復見炊煙二十年間文吏踵相躡者十一輩勞來休息戶口歲歲增加解龜而往則一人持侍索三人持節于蜀子驚下安敢望前數公蓋所謂法則景慕之云爾

風月堂記

宣城子章子監新安郡之數月拔園葵作小堂竹以風鳴月在花下誦宋玉謝希逸之賦哦翰林公三千

首之詩不捐一錢清景自致問名於番陽子洪子洪子方為癡兒了官事籍書橫陳思慮不越几格顧嘗登高墉之堂臨東偏之觀左規黃山右迎紫陽峰巒層出應接不暇曾不辨發一詞以謝景物而塵埃迷人江山愁予介然亦莫吾咎也今章子無一於是直欲挹浮丘許聶而友之清風佳月蓋專鄉獨有可以驕穉予而千萬非所能中鴻溝而東西之也持以名茲堂豈其不然若夫歸雲赴山丞椽且去涼颼徐來常娥顧影停杯攬結奮顛長嘯予將進胡牀于坐隅必有亘野王為公作三弄者

漪嵐堂記

郡邑具負吏大小各名一職莫難縣令其在郭內者又非支縣比雞初鳴入太守半刺史謁舍首下尻高次且囁嚅移晷乃得返編戶民數十百輩堵墻戒石下盈紙撰牒以次俟判而去甲乙閱于前偽辯蠹出黑白舛午猶胥壅遮鈴左袒右筆與心謀如射隱覆地當孔道則賓客吏卒去來東西舟輿錢粟之請雜然寓公執人或掣吾肘百諾一否毀言即聞三四十年來又不得比曩時民曹計臺符移如星火縣官之費自什其政緩緩罪為之興駭而圖之則民且伐鼓

投匭而訟令之難如此癡兒盡日不能了簿領得俄頃退食氣不暇吐無復對妻子理家事有况乎山水清暉之樂尋陽爲江湖一都會德化又州治所集縣之難於是爲至南昌黃子餘蓋涪翁諸孫爲之期年指顧成政提封百里無難之可圖莞然笑曰吾亦有所休乎縣故有堂曰漪嵐在城西墉瓦缺楹腐舊令尹履聲不至久子餘始復與同倫消搖其上吐吞湖山批風揖月以賦詩飲酒不足爲事予昔爲玉州溯江上寓目焉明年移歛東還邀我作記夫據胡床弄麈尾劇談清嘯不知身之在壯哉縣則子餘優爲之後之人乎有子餘之才然後可以易其樂不然樂未遂而難已湊堂與人復胡越矣

徽州先達題名記

徽州先達題名二碑紹聖元年者太守岳陽黃公誥所立紹興十一年者太守新安汪公藻所立前後刻畫參差不齊因訂正謫闕治它石旁行之始秩秩可觀覽學者墮蠹簡中白首不暇釋儒冠誤之多矣名鴈塔者不百一又沉末班俱草木以腐不有標榜則後日何從知之碑之上或父子兄弟梯級相屬璀璨如南箕北斗人望而仰後生有志之士摩挲石刻知

名之不可以已退將益勵其業則奮迅接踵端不終
日以副賢父兄誘掖縱吏之心將於是乎在予十一
世祖繇歛之黃村徙番之樂平兩郡大雞相聞瓜芋
桑柘之畛魚鱗雜出昏姻來去巷南巷北如也然則
徽人先達之志蓋予所樂書者

資福院記

予少時歸故鄉胡日家塾得休則與群從兄弟放步
東阡北陌間抵洪源所謂資福院者了昇師實尸之
方崇飭佛廟塗治像設它屋欹朽僅相支柱藩技斲
斷榛莽未理後三十年予持使者節過家上冢復至

茲山則向所經行蛻然大變檐楹前後丹雘相輝蒼
顏壽眉師之主山如故也師曰吾處此四十有二寒
暑手植庭前之木可抱矣旁近皆儒家地境瘠耕之
無所得居者伏臘或不足雖有事佛之心無多餘之
贏可以相沾勺我薰唄所獲一錢不費縮衣節口寸
增銖累視其腐者撤之闕者裨之漫漶者鮮之片瓦
尺椽心營指畫華殿高門以次改作吾徒食有厨寢
有堂行有廡非一朝一夕之工也今老且死願一言
以垂後之人予歎息之曰自佛法入中土屢欲滅而
復興孰主張是而然耶國家禁僧不度二十有餘載

緇而錫者耗矣雄都壯邑鍾魚息響廬其居執其地者比比有之斯宇在山林幽獨之中游之寂齒所不及殘僧一二輩不絕如綫老師不以教之將廢勇猛精進頃刻必葺以迄于成既祝髮之門復開嗣之者得瞻仰棲息以化人趨善欲不記可乎院蓋南唐保大二年蜀僧道真師所基云

得江樓記

江出岷山行万里至于朱方受浙引淮益大以肆衝激洄折過海門而東之潮生洲滅不見垠陳駭濤靜練瞬息異狀金焦二山屹然中立形勢雄絕於是為

最昔人謂長江當百巧之師而曰天南南北得其險也至於轉漕得之則陳陳街舳費減流馬浮家者得之則布飄千里朝發夕屆行商得之則捆載奇貨什一可逐騷人得之則可以導詞源助子墨漁者得而網罟耕者得而溉灌筭計見效隨其所得江固自若也予官寺占鐵甕之西登墉以望巨浸橫前境與心遠有地數畷空闕高下吏卒散處猶蜂房然會羽書不馳官事少閒徙茅茨去蕪穢立屋其顛以得江扁之右為供軍之堂左為花信之亭堂言職亭言景也當沉迷錢穀之間神耗思滯攬鏡自歎非復故吾伺

隙一至如起宿痾如逃醉鄉長川遙岑寄我清嘯陰
晴朝莫無時不勝豈直吞八九雲夢而已顧瞻裴回
以今監古考戰爭之陳迹憤侵陵之近事飲馬之役
春秋所必報予再書下考視蔭懷歸天開風競中流
擊楫後之人將於此乎觀之

淮東總領石記序

紹興初大參孟公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
貳居建康摠領軍湏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其後
狄人來約和我師之在邊城者皆歛而休于江之南
分中都官置四摠領東口建康武昌與蜀之利州其

理所也京口蓋山陽韓侯之師近歲又掌江陰所屯
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
虛旬督其稽逗勸其能則有刺舉之權頗得淮鹽所
筭酒廬所推以澹用月受諸軍所作戎器藏之庫歲
收營田所獲歸之官招選士卒則甲乙呼辨涅之于
庭下刪汰老疾則集有秩者第功伐如銓注之法川
蜀綱馬至別其良駑則印之瀕塞有玄市則提其要
凡關所隸者聽其訟或邊防軍政不常之事則唯朝
廷所命至於察虛偽謹出內抱公滅私則存乎其人
其表牋謝慶之式大抵同外臺以王人故序乎方伯

部使者之上所謂報發軍馬文書或曰猶古之監軍
非也予短力弱材以毛錐子進金穀之事未之學也
代匱於斯旬有八月當量場未寧多壘增竈之際饟
道所出遠抵海泗而襁負東歸解編北至者費益無
藝之興滿調上印綬而去且有日國家方整飭武備
規恢再造之業它時掃清胡塵歸馬偃革則是官可
省矣吏無掌固文牘殘闕前數人已不能紀懼後來
之濡沒沒也乃按次而志之石

盤洲記

出北郭左行一里所穿耕疇趨支徑有棄地盈百畝

延曠紆坦接西郭之衢厥形始銳如犁至其中浸廣
末則一弓不能及雙溪挾岸泓渟灣洄風生文漪一
眄無際芝泉之所通也歲極旱澆汲撓之不枯溪南
則營山之鹿去水十許丈限以蕪城對之若高丘然
山中壽松蛟奮龍舉溪北有堤堤外田可二三頃芝
嶺聳其東牛首蹲其西林岫相續如步障兩山之缺
土湖所瀦餘波薄堤下積潦驟漲混溪湖爲一湖之
外皆堆阜有深樾來車去旣以堤爲岐我出吾山居
見是中穹木披榛開道境與心契旬歲而後得之迺
相嘉處劓洗心之閣三川列岫爭流曾出啓牕卷簾

景物空至使人領略不暇兩旁鉅竹儼立班者紫者
方者人面者貓頭者慈桂筋笛群分派別厥軒以有
竹名東偏堂曰雙溪波間一壑於藏舟爲宜作棧齋
于欄後泗濱怪石前後特起曰雲葉曰嘯風巖北踐
柳橋以蟠石爲釣磯側頓數椽下榻設胡床爲息隱
寄傲之地假道可登舟曰西汧絕水問農將營飯牛
之亭于壟上導澗自古桑由允橋濟規山陰遺迹般
澗水剔九曲蔭以并閭之屋壘石象山杯出巖下九
突離坐杯來前而遇坎者浮罰爵方其左爲鵝池負
其右爲墨沼一詠亭臨其中水由負沼循除而西匯

于方池兩亭角力東既醉西可止改席再會則參用
柳子序飲之法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爲籤坐
上以序識其一寘籤於杯而反之隨波並進人不可
私遲頓却行後來者或居上殿者飲止而沉者亦飲
當其時或併飲或累籌親賓被酒重稚舞笑不知落
霞飛鷺之相催也池水北流過蒼蘆澗又西入于北
溪自一詠而東倉君曰種秫之倉亭曰索笑之亭前有
重門曰日涉背梅林夾曲水越竹閣甘橘三聚皆東
嘉太未臨汝武陵所徙又有營道廬陵之金甘上饒
之繡橘赤城之脆橙厥亭橘友禁苑洛京安蘄歛之

花廣陵之勺藥白有枏栢王芝素擊文官大笑未利
水桅山樊聚仙安榴袞繡之毬紅有佛桑杜鵑頽桐
丹桂木堇山茶看棠月李葩重者石榴木蕖色淺者
海仙郁李黃有木犀棣棠薔薇躑躅兒鶯迎春蜀葵
秋菊紫有含笑玫瑰木蘭鳳徽瑞香爲之魁兩兩相
比芬馥鼎來崱則屢春翦金山丹水仙銀燈玉簪紅
蕉幽蘭落地之錦麝香之萱旣赤且白石竹雞冠涌
地幕天茶蘼金沙生意如驚蝶影交加厥亭花信林
深霧暗花仙所集厥亭睡足栗得于宣梨得于松陽
來禽得于顛於果品皆前列厥亭林珍木瓜以爲徑

桃李以爲屏厥亭瓊報西瓜有坡木鼈有棚葱薤薑
芥土無曠者厥亭灌園沃桑盈陌封植以補之厥亭
蘭兌啓六枳關度碧鮮里傍柞林盡桃李蹊然後達
于西郊菱蕙彌望充仞四澤煙樹綠流帆檣上下類
畫手鋪平遠之景柳子所謂邇延野綠遠混天碧者
故以野綠表其堂有軒居後曰隱霧九仞巍然嵐光
排闥厥名豹巖陟其上則楚望之樓厥軒巢雲古梅
鼎峙橫枝却月厥臺凌風右顧高柯昂霄蔽日下有
竹亭曰駐屐蟻洲接吟樓觀輝映無日不尋棠棣之
盟跨南溪有橋表之曰濠上游魚千百人至不驚短

嘉慶文獻通考卷第...
小傳
嘉濟廟碑
嘉慶文獻通考
嘉慶文獻通考
嘉慶文獻通考
嘉慶文獻通考

虔州直東絕貢水再百舉武翬然雷岡之上者曰嘉濟廟入齋廬有古碑二其一唐宣宗八年進士楊知新所立題曰石固王碑其一吳揚溥九年節度使李德誠所立題曰昭靈王之碑其傳在漢初廟于崇福里灌嬰過之神見于山至大中時民周諒被酒墜崖下賈符爽公長汀舟覆感得神以存相與立屋徙祠于此我宋嘉祐二年易故而新之圖像宮庭革陋改

作十萬戶乞靈尸其戚休水旱致告應在漏刻異之尤者屢書于石于板于壁具在宣和年賜重封主上中興諸神受紀詔以廣澤崇惠顯慶為今王廟得額則自大觀始紹興十九年番陽許公再為邦伯時江西荐饑人畫無俚弄兵椎剽巢閩南兩粵之界上村落居毗相聚保山澤贛江三百里權不晝鳴行陸者北達廬陵南踰嶺方盱衡相賀其夏且大旱公齋洗磬折禱祠下者三神私於公北魃賜雨高印浹洽槁稼蘇醒歲以稔聞喟譁之群乃自毀鋒刃弃窟而室洗穢為和其明年復大穰方地千餘里夕靡

罷局米斗錢不滿百治安之風如玉始封嘉祐時公
濟明以勤郡無留事召大姓二十立庭下曰來邦人
日夏閔雨上下惴惴神不我荅則民流於盜安得高
枕而卧廟老矣不除風雨是飲其德也皆曰諾不然
某何以生此心乎神欲壹有所出久矣時衆推心計
闔敏者二人曰張銳曰郭文振命以糾帥辭不能乃
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其二為正副字雜封之令
曰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此二人
也公喜曰神與心通豈由人哉衆皆喜即其日官助
錢十萬公又捐其私以倡出削贖為疏人人爭施無

一分纖嗇心二人具託木石瓦甕下至髹塗之物先
以家財二百萬分付十八人者皆奔走市買不踰月
合凡所得又贏其半工傭有程不役以公不培於私
起八月癸丑閱二百有一旬有六日而畢屋墻密密
畫繪光明山增昔容林社無訛城內外小大擊鮮釀
酒再拜慶成歌以迎神曰貢之永兮會章而下東有
桐兮山巖鑿企新宮兮夥神之為王沈沈者有酒如
江兮在筮有牲如山兮樂侑以雅後神之來兮臚驩
亘野妥且娛兮沛風馬已事又再拜為送神之歌曰
醊神兮叩神捐魑魍兮父母我民水不溢溢兮旱不

悵焚我穡之好兮我粒之陳抱鼓卧兮蓬蠹無屯馨饗
具兮子又孫歸福我公兮無并予過而聞之竊謂虔
為盜淵非一日積怯吏視魚肉唵呻猶越人瘠一不
以寘裏猛者日尋干戈而乍伏乍嘯莫得蹤緒譬之
毒草妖鳥不可勝去孰知吾許公弭盜自有神助乃
爾耶案神能效異於灌將軍則當先秦血食自古諸
布諸嚴之屬綴祝官者女衆至漢或存或毀後人已
不能名其神獨神庇於遠歎於遠更數千百年介然
有祠所憑久而靈其理宜也故申之以銘曰

石疑其氏以固為諱逢灌而傳涉唐則遷新廟莫莫
許公所作始佗巨漢有使無戰灌定豫章至贛之鄉
規欲取粵恐坐專伐肩然有聞瀝酒還軍舊載南征
失誣相仍繼歌以詩用破群疑

休寧縣校官碑

學之名自帝有虞始涉夏子至周而選造棘寄之法
大備稽之經傳獨魯泮水鄭鄉校廣傳猶未能免子
衿之刺三代尚爾况後世乎漢興詔令長擇其民上
屬所二千石遣詣太常受業博士弟子負多至千人
而名存實亡諸儒但黷門教授士之講肄於學官者
舍文翁之蜀亡稱焉郡尚爾縣可知也本朝大振文

治更三四世而天下縣始皆得立學蓋黨庠遂序之
遺意然千室之邑間者闕然不誰何敗屋數椽立先
師象廡能行春秋祭菜事庠聲序音泯如也新安頌
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宜有學而亦無以應令為見大
夫者併肩立莫肯垂意肯垂意者又病力不足紹興
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實能以經術文章起人慕心
凡邑秀民爭北面講席戶內人滿率坐戶外後至或
以無地莫能聽則相與言曰師如是吾等不干學可
乎乃度地於縣南以差出錢為夏屋五十楹殿居中
問答有堂退息有舍門廡炮漏樓桶井井口體百須

無器不具其於少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又斥其贏
買書千餘卷陳公日日來與諸生論說自堯舜至孔
子不脫口一經指畫輒得翰墨畦徑邑故應鄉書士
不半百自是常過八百人拔第于廷者踵相躡休寧
之人益以鄉學為先務蚤夜弦誦洋洋秋秋有洙泗
之風後二十有二年予為其州邑中彥鄞尉吳稱道
校官始末求書其事于石越數日貢士陳篆與其輩
行九十有八人紛袍歷階請益堅予學無本原不足
以增所聞提筆記實殆不可固拒嗚呼士之學者非
以締繪章句為梯祿利也修其身有以及諸人齊其

家有以化於鄉諸君以孝悌之道行于閨門讀聖賢之書達則措之事業必有大過人者然後為一國之善士夫呻其佔畢而行如市人吾黨之恥也今編列民不知遜畔折券之說爭錐刀之末以投鉅為能至不幸有沸鼎之謗諸君當以所聞於師者為其鄉一洗之

盤洲老人小傳

盤洲老人洪景伯名某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人高祖行第八妣章氏夫人曾祖考少保妣何氏紀國夫人祖考太師秦國公妣董氏秦國夫人考徽

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五

田原

猷閣直學士兼直學士院贈太師魏國公謚忠宣妣沈氏魏國夫人洪族本居徽州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東七十里曰巖前曰洪源凡百餘家世世業耕桑高祖志操不群力教二孫欲振起門戶自巖前常以幹至郡去郡四十里曰滄港舟過之愛其水朝山遠可卜宅兆於是每歸必以魚鹽遺主人雷氏歲久浸熟秋成則買穀百許斛分寄諸家嘗置酒聚其族曰誠慙歲以穀相溷欲謀數文地自作倉以貯可乎皆曰諾獨一叟持不可或言叟性木彊不可回唯婦言是畏因餌姬雙練姬譙其夫曰洪八翁往來吾里如骨

肉求一片地奈何不與叟即呼人書墓分相授高祖疾
革命家人曰葬我必於滄港倉下後世青紫當不絕
後十六年當元豐乙丑伯祖給事中始以進士起家
又三十年政和乙未忠宣公繼之又二十七年紹興
壬戌某同元弟遵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乙丑仲弟
邁繼之給事之後官者七今一人存忠宣之弟姪官
者九今兩人存子孫曾孫官者二十六今二十二入
存皆高門澤也忠宣在南荒常歎曰秦氏置我死地
曾祖潛德壽後遂章無天齋恨泉下矣某既點西府
納所當轉官勾高祖卹典且奏臣下延恩雖極三世

稽之故事亦有特賜之伯叔父表兄弟者

上惻然賜可諸公議以大夫告第會同列銜曩際諷
中書閣舍人安中為徽章謂人臣贈四世僭也某聞
之即上疏乞寢前請且俟罪闕亦坐它事即遣斥差
之毫釐不獲伸先志而章祖德初忠宣連仕浙部因
寓秀州及持節使虜某時年十三奉秦國歸鄉以俸
入在秀州侍魏國以往九九年魏國棄諸孤仲舅博
士公使奉喪來無錫依外氏以葬時河南復為王土
嘗擬宰臣賀表以齊人歸鄆謹之田對宣王復文武
之士舅氏愛其語謂某曰甥若加鞭不休詞科不難

取乃同二弟閉門習為之夜不安枕者餘歲既試偶
中選宰臣進讀制詞

太上皇曰父在遠其子能自立可與陞擢遂得勅令
所刪定官次年為正字忠宣南歸即去國某以奉親
自列得通判台州甫終更英州之禍起台守撰彈文
迎秦意秦嗾言官上之坐免官又九年忠宣薨服闋
知荆門軍徽州提舉浙西江東常平以戶部郎總淮
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戍襁負來歸者
被相屬共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乏輿就遷司
農少卿還朝以太常兼權直學士院又權禮部侍郎
元弟罷同樞時相為某斬去天語令安職後三日與
右正言尹穡宿直同賜對遷德殿

上謂穡曰洪某為人溫粹文詞有用論事皆可行褒
獎至再三穡出驚歎曰聖眷乃如此言者知旨意於
是無相撼心閱月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如故湯
岐公策免聞侍御史晁公武噴有語相擊因奏乞身
上曰前日公武云湯思退有罪而卿稱之為大臣制
詞中無譴責一語乃其死黨朕曰朕令作平詞非其
罪公武執彈章在手乞留榻後已却之且徙置戶部
矣胡騎欺淮不退王師未解嚴某獨當內外制兵事

反覆書詔填委或一日屢言勿旣尋盟首爲賀生辰使
上謂副介龍大淵曰前日洪某侍玉輅上見其容貌
甚悴豈有聲色之奉邪方欲大用之可徃諭朕意令
其自愛某荅之曰家素無侍妾近以法服執綬車輅
撼頓失其常度只尺天威有戰慄之色所以顏狀如
是使還爲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來無
翰苑下兼西掖者

上曰洪某在後省甚振職且要其整頓綱紀故事給
舍繳駁施行者皆封付三省秦墳提舉太平宮某奏
秦檜欺天盜權戕害忠直當錮其子孫若一人奉祠
則其黨皆有彈冠之興源不可開即時 御筆依奏
乃封付某明日召對

上曰所論秦墳甚當異日有繳奏只批敕以來不須
聯章雖朕意所向而不可行者但論之盈旬乞免兼
職

上曰執政有關朕今用卿遂僉書樞密院

上語二參政曰三省事與洪某商量早朝遂不先退
東西府同班奏事自此始閱兩月除參知政事中旨
朱彥宗知婺州某執奏彥宗雖故翊善子娶長公主
女家居婺州此命若出將駭物聽遂改泰州四閱月

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術士薛言中出入御史劉貢門下同貢子為人求官於樞密使汪明遠事泄汪送之臨安會奏事

上譽言能治錢塘寄囚事去適已擢為殿中侍御史某因白其過且言除書未啓當封還

上曰知如此無隱向來宰執所無貢遂罷道人皇甫坦以方技進嘗與右史陳天與同坐客舍典謁者導陳先入坦怒不同外厲聲咄罵奮而來前探懷出一餅相遺某擲之地曰君誠有道者何不學呂洞賓辭光塵外而學僕朝市正雖仙食非所須麾使出翼日

白成

某奏通國以神仙待皇甫坦不識聖意以為何如人上笑曰頗能布氣治病爾昨日中宮賜以酒陛辭時已大醉言不倫所以如此某在位才百許日春多雨上迎天竺佛請齋天厨進素食某以變調無狀獨章乞罷出

上慰諭使安職諫議大夫林安宅侍御史王伯康已乘間見攻上隨事詆之安宅至居家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明日

上謂叅政葉子昂曰宰臣奉公守法純誠不欺近年無如洪某者臺諫搜索細故不存公道安得如此人

而用之其嘗指陳殿中御史張之綱之失

上以謂敢理會臺諫事獨立無私終夕爲之喜旣而劉貢又去故言者相憾不遺力不數月除浙東安撫使林時在政地語人曰洪某若來奏事即避之俄而殛于筠某到越歲有半復奉祠時仲弟在西掖

上曰觀文在朝肯宣力林安宅懷蕙不能容今以三請去姑從之有大藩關即復用矣旣歸得負郭荆棘之地百畝雙溪夾岸列岫如屏障尋花問柳移徙封植風亭月觀以次興作杖屨消搖心忘其歸天光委照察浸潤謗傷使得終老丘壑幸矣哉因葬萊婦效漢人立雙關綴小傳刻其上

盤洲文三十三

盤洲文集卷第三十三



項子京
集珍齋



序十首

天台山石橋詩集序

天台標登陸之勝而石橋又八百里中嘉處世傳薦茗有肖花之應異爵振其羽寶炬舒其光或遥望樓觀夜出林杪隱然猶飛錫來往而聞鍾磬聲者浮圖氏目之曰方廣寺流俗洋誦以是為茲山之靈然而危磴憑虛狹不盈咫莓苔濟以滑足不可並兩澗相會下奔邃淵牛童馬走以為過之者受祉其行險苟免則盱衡有矜色不幸一跌遂淪絕冥死且莫救儕

盤洲文三十四

7

伍汗芒越超不敢繼喬木千章蔭蔚前阜軼霄擊景不風而籟橋端限以立石樵蘇無所從入其幽奧神秀異乎人間世者非開士道場而何至於竒怪有亡蓋不足為石橋重輕也予通守是郡命車一來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見而環山十餘里間茂林繚結無復鷄儔鳴匹則固有神物司護之者蒼梧郡守桑君潛山舊矣間餘治履以遂宏覽之適念夫詞伯才子削方留壁差然如鱗雜然如蝟閱時綿永黜堊漫漶讀者有軒首伸目之病而竒藻逸韻弗遑研諦也迺鳩剡聯次自李謫仙以下得若干篇披為三卷且將錄

刻騰布使它壤名流轍跡所未暇者曲肱几席遂得
石橋勝槩不亦便乎嗚呼山川與天地等久而遊觀
之辭無窮更數十百年後將充牣棟宇後之視今庶
幾有感而作

壺郵序

詩本二南以不妬忌爲媿德彤史直筆以婉淑爲良
範易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嗚呼士無賢不肖八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國有邪媚之臣則衰家
有孽蠱之婦則替近世一二甲族以妬名家婦彘其
姑母傳其子誦言夸說以鉗制其夫爲能施施不自

登洲文三十四

一

取宗黨先後一有馴柔則群起以虫之巧計以誅之
日陶月移薰蕕同臭昔虞通之作妬記二卷王績補
之事或踈逸由唐至于今未能彙見也間因學餘摺
披群編旁羅耳目所接得若干事披聲爲十五卷以
閨中之過莫先於此目之曰壺郵不直云妬記者微
其文所以深貶之也或曰劉子政著列女傳班孟堅
而下咸踵焉今子木表其長而惟短之揭無乃非有
德者之言乎曰子政遠撫三代迄于漢可贊者百十
有六人兩都四百年不刊者十有七傳信乎有德而
可範者鮮矣夫至賢不待書而然至惡不待書而變

抑使中人之性知惡之不可蹈也懼後有汗青者不
吾置則洗然知所新所謂扶凶魂於腐壤啓懿行於
將來士君子鑒之徒以資其頰舌而不能自傲又壺
郵之罪人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說
者曰乘爲君子之器所載皆美蹟檇則懲惡之詩
兼之者爲春秋是書其檇杞之流歟客不能難

送王秀才序

天地山川英淑之氣鍾而在人則爲有德爲有才爲
有功名其乖盪不平之氣則姦險邪僻者得之至輿
隸厮扈其去犬豕馬牛一間爾而死生吉凶莫不前

定於賦形之始彼莫莫而在上者初無私也易曰君
子居易以俟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女古之所
謂命者修己以期於天而已然顏子之夭盜跖之壽
則天固有不可得而度者至唐李虛中始以人之初
生歲月日時推其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尅以逆知人
之者折貴賤休咎若脉之診疾鑑之燭形了然洞見
無毫釐差駕其說者日益滋而後之言命者始叛於
古競于進者耳大官顯職則歛艷於顏間驚于利者
則樂進藏繼多田之語學者得其術而不精守其說
而不確膚引臆決以文其夸誕足佞之辭否是且不

能售於公卿大夫之門至使巧岐以干官曲計以規財而尤悔踵之皆談夫誅之之罪同郡王生玩心虛中之書於其行也序以箴之

郭子先字序

汝陰郭子先侍親隄領相過于真陽復相會于番禺貌壯而氣和即之粹然甚志於學曰吾父以知彰名我而以子先授曹輩相謂盍請其說予曰天下之事發於眇末而藏於不測明者洞於未然昧者已然而不悟夏者人知其爲熱冬者人知其爲寒風雨日星人知其爲風雨日星也夫能未風而知雨方炎而知涼則其於周身謀國之道可以無悔子先勉乎哉事之未彰子有以察之事之旣彰子有以應之母寧使人謂迺翁爲不知子

陳氏四子字序

揭陽陳脩卿作吏廣之清遠相遇如雅識見其二子大兒八歲秀目大耳必能亢其家小兒七歲亦莊重不群其二在孩乳曰陳水屬也求以水名乃名之曰洙洙渭泗夫洙泗聖人之域弦歌之風莫盛焉高山仰止後學所企則字洙曰伯企射穿楊葉天下之絕藝也不知止則有弓撥矢鉤之失黃鸝一蜚沖天不

知止則有垂翅之患遇坎能止其誰先之則字洵曰
仲止液金於銅百鍊固在松柏混楓楮之林歲寒而
後判然君子守正特立不與小人俱化渭之清淫不
能濁也則字渭曰叔正順流而下一日千里習其易
而厄其難一舟溯洄十夫努力少怠忽則咫尺不可
上能踐其難易將至焉則字洄曰季上

荆門集序

郡邑必有山水之勝詞人登臨垂著風什乃能發聞
於時荆門之西泉出山下播為雙竇南泉方五尺許
膏渟乳積來不見狀復行地中去亦叵測石崖有唐

人留墨北泉即山剌洞混混清泚宇以夏屋神龍所
潛累甃如橋導之東出貯為脩塘石底沸白散亂金
蓮碧草生焉雙泉之陽別為方沼其源涌甚又股為
曲水東穿渚玉亭入于塘塘西南有堤闕過石橋與
曲水會地益下始淙琤有聲復為南沼二沼皆有蓮
驚流濺沫束為曲澗然後吐為長溪舊曰蒙泉今曰
惠泉其蓮四時有花長簪而五出黃中而綠表其心
紫其鬚黃其葉不凌水光可以鑑老柳百葦有癭如
蠖騰矯波上踰望猶龍然一壘之景於是為勝前題
後詠碑板相照絕沮水歷當陽抵玉泉則關氏血食

之地有唐人詩錄木于崇寧刻石于政和辭未滿百
兵革踣藉木石俱焚其搜殘編勵有存者因摩拂斷
裂芟翦輒益地無藏書家哀矜不能備具圖泉石之
狀于卷端使後齒未及者可以想見梗槩銘記數十
篇得諸煨燼之末弃之固可惜至於故將官諱簿以
埃滅併贅左方以備荆門故事若舒公把麾於咸平
年方伯氏在三館故鷺序有寵行之句其間十數公
爲時聞人舒蓋藉以不沒紹興戊辰王公來自賢關
贈言祖道光焰頎然其首章則今丞相所作也一字
之褒榮今陋古百有餘年堅珉並峙公卿名氏星斗

彪列使地有九鼎大呂之重足以張大斯文編之所
宜先癸亥之秋予自道山歸耕棲遲半世與田父樵
子爲群一旦起徒中佩印組所得同宗一逢掖之詩
爾輒復青蠅附驥知我者當爲解頤自鄙蓋無譏焉

大宋登科記序

國朝登科記自建隆庚申至紹興之庚辰姓名登載
者毋慮二萬三千六百人有畸爲二十一卷後乎此
者蓋將億萬數而未止唐人所謂千佛名經良不足
道先是吳興學官有鏤板混然不分卷第所紀但進
士而已制舉詞科顧泯沒不傳貞士又傳著牘尾其

它魚魯脫逸不可縷析或一榜至誤百有餘字覽者不以為善其始放唐姚康所作科第錄凡以是進者畢書之采撫功令粗存因革其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悉為表出大魁若異科則又識其鄉于下進士自慶曆後得其小錄始可考建炎以來蜀人以道梗且遠不能造庭故中州漫不知其名氏今皆並列明經諸科國初取人甚衆史略其名莫能盡載武舉非文事童子或借計吏或賜帛罷故弗著既成刻于新安郡舍蓋堂

重編唐登科記序

登科文三十一

七

進士在唐最重公卿達官不以是仕者常翫然不滿其外有宏辭明經諸科而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於是有登科記等書藝文志著錄姚康崔氏李奔三家二十三卷會要載鄭氏上宣宗者十三卷崇文總目有樂史修定者四十卷今多亡矣予家藏崔氏書正元中校書郎趙儻為之序大氏嶺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訖周顯德乃止又從毗陵錢紳氏得一編起武德盡大和頗兼制科而十遺五六予嘗考會要續通典諸書補正之據唐人集增入策問及校中秘書亦得一編冠以趙序殆與舊所藏略同而

序次又不相類蓋後人損益俱非崔氏本書世所傳
鴈塔題名進士存者鮮焉獨長慶一年不闕以證諸
本皆異唐去今不三百年以最重之事傳數家之書
而矛盾如此書果可盡信乎先忠宣公還自胡庭得
昭文館姚康書前五卷最為詳盡而亡其十有一卷
所載高祖太宗兩朝進秀甲乙總二百六十三人證
此本乃九人而已故今所輯一以姚氏為正天寶以
後則以三本合為一至其後先乖才不可悉辨為十
有五卷云

隸韻序

卷之二

王乙

六藝去古浸遠危廢矣冠昏喪祭家自為式賓主
酢無可觀之儀大賓客大祭祀亦屑屑唯掌故是聽
靴磬祝歆聞者欲寐士之徹琴瑟匪曰有故桑弧蓬
矢不設儒家以射為武事亦中曰與輪以當車而執
綬之容不復見持籌而計出
二首六身之有禮樂射御與數
蓋如此曰書之
學雖存然好之不專業之不精未見卓然名世可與
義獻歐陽虞顏柳齊驅者隸字傳于今有光武中元
年右刻元初以後法度漸整至熹平光和間亦極妙
矣魏初稍變蠶頭燕尾之體自能成一家歷十數年

氣格日益卑下至晉而真行草競起隸習遂絕唐韓擇木蔡有鄰以八分擅場而結體嫵媚僅得孫根夏承之緒餘爾篆古鍾鼎款識皆已有韻獨隸刻世所艱得後學提筆輒書增點減畫變易偏旁漫不求是予家藏漢代廟中之碑幽堂之銘墓門之闕與遺經斷石凡百有九十二種懼難聚而易失也因輯以為韻與我同志者必有取焉

隸釋序

秦燔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獻曰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

一 卷四三二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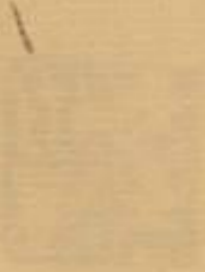
古

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川者始見其書蓋數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剝至宣政和間已亡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壤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辨其文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費鳳三數碑有撰人名氏若華山亭為

衛覬之文見於它說者財一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
澁而太鑿者譬之紀甌部鼎晉三代屬存之器其剝
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于後如斷圭殘璧亦
可寶自劉熹賈逵已下字畫不足取者皆不著

盤洲文集卷第三十四





王
之
印
信

